

# 天台教觀與止觀(二)

曉雲

## 二、止觀

天台止觀，有三止三觀（息二邊分別止、方便隨緣止、體真止，與空假中三觀），爲逗初機。一心三觀，以一念清淨照徹圓明，悟中道實相，成一切種智，具涅槃三德（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）。華開蓮現，一切現成，無言可表，無理可申，如是如是。在隋唐之世，天台如來禪與達摩祖禪，名異旨同，蓋達摩依楞伽「以『楞伽印心』，達摩所傳的禪法，本質是『如來藏』法門；『如來禪』就是『如來藏禪』」，楞伽經的「如來藏藏識心」的研究，是印度東南方之弘通法門；阿賴耶緣起說，是印度西北方之弘通法門。「但中國禪者，並不注意『楞伽經』的阿賴耶緣起說，而重視聖智自覺的如來藏性」。（中國禪宗史）天台止觀之如來禪，就與「如來藏性」之重視「聖智自覺」之修法，有密切之關係（達摩之西來，天台宗之興，其間不過三十餘年之相距）。大乘止觀「釋如來藏」：

問云何復名此心爲如來藏？答曰有三義：一者，能藏名藏。二者，所藏名藏。三者，能生名藏。所言能藏者，復有二種：一者，如來果德法身。二者，衆生性德淨心。並能包含染淨二性，及染淨二事，無所妨礙，故言能藏名藏。藏體平等，名之爲如；平等緣起，目之爲來。此即能藏名如來藏也。第二所藏名藏者，即此真心，而爲無明之所覆藏故，名爲所藏也。藏體無異無相，名之爲如；體備染淨二用，目之爲來。故言所藏名藏也。第三能生名藏者，如女胎藏。能生於子，此心亦爾。體具染淨二性之用，故依染淨二種熏力，能生世間出世間法也。

天台止觀，以知此染淨二性之用，故大乘止觀於第一大科中明止觀依止自性清淨心，而盡在「覺」與「不覺」義。於第二大科「復約一心開三自性以爲止觀境界者，因凡夫久已迷真成妄須依三

自性，爲止觀之境，乃有入手處。是爲定境觀心之法門。故曰：一、依分別性（明凡夫修止觀，唯有從染濁分別性着手，令其性依淨熏而起淨用，以轉識成智。）

二、約依他性（依彼淨業所熏故，性淨之用顯現，故名依他。）

三、對真實性（無垢真實性者，體顯離障爲義，即是體也。）吾人本有佛性「但自無明不覺，此性已與染分和合，成爲依他。而依他，正是由妄想分別而有。故必先從分別性，斬關而入，步步深進，乃能達到真實性，究竟依止之地。所謂挽弓當挽強，擒賊先擒王也。修分別性，如宗下本分工夫，修依他性，如宗下重關功夫」。一切佛法及其學說思想，總不外啓示於人轉凡入聖，所謂重視「聖智自覺」，不論何宗何派，何經何論，也不外指示此種途徑之行程，與歷劫諸佛及歷代祖師果德及經驗之慈諭。（如法華之「本」十如是諸佛之果海，迹十如是世尊之垂迹遺澤）。無非爲啓示有情之覺性，使「眞如在煩惱中之如來藏」而於修習止觀禪行中「眞如出煩惱謂之法身」；是體。「三德秘藏」中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每德皆含常樂我淨之四德，可知法身莊嚴，由般若解脫之功德而顯現。先德云：「元亨利貞，乾之德也。始於一氣，常樂我淨，佛之德也。本乎一心，一氣而致柔。修一心而成道，心也者，沖虛妙粹，炳煥虛明。無去無來，冥通之際……處生死流，驪珠獨耀於滄海，踞涅槃岸，桂輪孤朗於碧天」（宗鏡錄）。此是一種經驗之實踐，必須在行爲上經驗得來，故云禪是佛心，教是佛語。天台教觀之義理是佛說之教化，止觀是印佛心印之境界。教觀是天台之學說，止觀是天台之禪行功夫。

佛性論中引勝鬘經曰：「世尊，佛性者，是如來藏，是正法藏，是法身藏，是出世藏，是自性清淨藏」。自性清淨，如鏡中無塵，如海水無風波，了然而自明，明月出雲層，孤懸而自照，

此不是語言可申，道理可釋，真是吾人親歷得來，故云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故台家有在纏出纏之論者，即明與無明之隔。何以禪定工夫在佛教上是極重視之法要，（如祇有講述而無實踐之行持，有教無觀，如說食不飽；有觀無教，流於空疏，天台教觀並宏，亦即定慧均等之要旨。）

禪法不離般若，止觀是般若之體用互彰。摩訶止觀云：「豈可禪無般若，般若無禪。特是不二而二，二則不二。不二即法身，二即定慧，如此三法，不會相離」，故云如燈光與照無異無殊。於止觀中各通三德者（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）：

止中有觀，觀中有止。如止息止是止善屬定門攝，即通解脫；停止止是行善屬觀門攝，即通般若；非止止屬理攝，即通法身。其義可見也。

止觀是定慧，壇經云：「外不着相是禪，內不亂是定」，則天台「止觀」即「定禪」功夫。禪定即般若遍知，故云：「一切種智般若遍知於中。故名非知非非知，所作辦已歸於法身，達三般若無異相，是名為歸」。佛法以萬法歸一，象流匯源，身歸一心，故云當前一念，不失正覺，如如佛也。學佛人，即學此一如如心，不異不昧心，朗然常照，似孤月懸明，凡聖之差，即此「明」與「不明」，「照與不照」而已。禪師以惺惺寂寂，寂寂惺惺為行持有素，養育得來，則外界紛然，而內中不紊，定慧力莊嚴故。有此定慧力，自然心無所畏。法華方便品云：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衆生，自證無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故佛於十方，而獨無所畏，我以相嚴身，無量衆所尊，為說實相印」。諸佛過去河沙功德莊嚴國土，皆不外以定慧力故。蓋衆生難得定境，因此止觀禪功，是入佛必由蹊徑。關於對治入禪定止觀之境，摩訶止觀卷二下，依四悉檀有詳細之說明：

譬如貧窮人得少便為足，更不願好者。若一種觀心，心若種種當奈之何！此則自行為失。若用化他，他之根性舛互不同。一人煩惱已自無量，何況多人。譬如藥師集一切藥擬一切病，一種病人須一種藥治一種病。而怪藥師多藥，汝問似是。煩惱心病無量無邊，如為一人衆多亦然。云何一人。若人

欲聞四種三昧聞之歡喜。須遍為說。是為世界。以聞四種次第修行。能生善法。即具說四。是各各為人。或宜常坐中治其諸惡。乃至隨自意中治其諸惡。是名對治。是人具須四法。豁然得悟。是第一義祇為一人尚須四說。云何不用耶。若為多人者。一人樂常坐。三非所欲。一人樂常行三非所樂。遍赴衆人之欲即世界悉檀也。餘三悉檀亦如是。又約一種三昧。亦具四悉檀意。若樂行即行樂坐即坐。行時若善根開發入諸法門，是時應行。若坐時心地清涼喜悅安快，是時應坐。若坐時昏沉則抖擻應行。行時散動疲困是則應坐。若行時怳焉虛寂。是則應行。若坐時湛然明利是時應坐，餘三例爾云云。問善扶理可修正觀。惡乖理云何修正觀。答大論明根遮有四。一根利無遮。二根利有遮。三根鈍無遮。四根鈍有遮。初句上品。佛世之時身子等是其人也。行人於善法中修正觀者，以勤修善法未來無遮。常習止觀令其根利。若過去具此二義，今生薄修即得相應。從觀行位入相似真實。今生不得入者。昔無二義。

摩訶止觀，以「三界無別法，唯是一心作。今求心不可得，即一切空。觀心無心，觀空無空。即無所得空」。佛法之妙，端的在此，而世之未深研佛教之「義學」與「體空」之法，遂疑佛教之「空」，是空無所有之「頑空」。豈知佛法之妙法，就是在「無所得空」中「觀有見三假不得」。對世界之有，是悲智之照有，但「即有法空」（如此觀者即與大品般若意同）。菩薩悲心之親切，而為衆生，觀音與地藏二菩薩之悲願，正顯示佛教之真實度世精神。佛陀不同意他的弟子作自了漢，責備小乘之聲聞為「焦芽敗種」。故經云：「寧作提婆達多，不作鬱頭藍弗」（提婆是慢戒謗佛，鬱頭是慢乘自了）為着要以悲智雙運而自度度人，故菩薩之修習定慧，更需精進勇猛之功力，為續佛慧命，更使其「為法忘軀命為度世愍於神情」（唐圭峯大師語）。

佛門義學，是教理「有學」之門，有跡可尋，義理「分析」而議論，故云教下之法相唯識乃「析空」之學說。而禪行止觀，乃力行親證之「體空」境界。此二者為知識與經驗之二而一，一

而二，如手之兩面，分不得，亦合不來，故知研幾義理，而有親切之體驗者，方洞其玄奧，體其真源之涯涘。今之往往發現世間學術云偶爾掀開佛典研閱一遍，即匆匆執筆，言佛法之如何又如何，此實反映學養之功夫，而使人感歎知之難，而契之者更不易也！止觀云：「故得山林之下草澤之土，精究佛乘，弘宣聖化，或於師門耳提面命見而知之，或於經疏幾幾索隱聞而知之，見聞之間兩心相照，玄領默契，名之爲傳。我心本具，不從他得，名爲不傳。心雖本具，默示方知，是爲傳。此不傳之妙，如印印心，是名心印。知此者名妙解，行此者名妙行，證此者名妙果。如此則能事畢矣。」（天台傳佛心印記）可知義學之理，可得人人而言之，性分之旨，又非人人可得而模擬之也。然而「禪」之妙境，亦使人人得而擬之摸之曰象，又焉得不張冠李戴，或畫蛇而添足！所以今日言禪，模擬禪者充於天下，而禪之真義愈隱而不彰，奈何！

禪之旨要，印佛心印，古印經典，稱「經藏禪」，其意是指從經中悟佛心印。佛經可研可學，而佛心則印可契會，以己心而印佛心，於是禪觀功深，會之不遠。所謂：「茲求非遠，寄乎一心，體之有原，總乎三智。而三觀之名，出自瓔珞經云從假入空，名二諦觀；從空入假，名平等觀；雙照二諦，名中道觀」。

一、從假入空二諦觀(空)  
二、從空入假平等觀(假)  
三觀

方便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

三、中道第一義諦觀(中)雙照二諦心心寂滅

無相法中行於中道而無二

生無量妙境，是天台論禪定後所產生之境界。可知消融一切名言理相之時，即中道妙境之拓出，而但中不立之境，當就是第一義諦。一法不立，一塵不捨，此是約印佛心之禪心，雙運空有始內印佛慈悲旨意。惜宋代而後之禪風，都知「一法不立」，但不願關照「一塵不捨」，故多向上一着之洒脫門風，而未能承奉佛心本懷。境界雖高洒脫有餘，而悲懷不足，如竹庵禪師（四明尊者四世孫）。「中道因緣所生法，一句道盡無餘語，我說即是空假

中，珠簾暮捲西山雨」，此真一塵不染，如流雲光影羨煞旁人之境。可是宗教相彰，定慧觀門，又如永明寺禪師詩云：「超倫每效高僧行，得力難忘古佛書」之穩當親切，自有一番不同的風味（永明禪師參天台教觀有得）。若以後來之禪門浮泛之詞而比之，則永明禪師難忘古佛之經，而彼等則謂可作賤紙拭什麼令人不忍復語言之者，可見教觀並宏之方，而於今日可挽鬻禪與時論模擬談禪，蓋實則不得入也（其實當時禪師之焚經及罵祖呵佛，又豈如今日教外人所誤解之意耶？彼禪師之呵祖焚經，實是絃外之意，豈料貽於後人爲搬弄失宜，鑄成大錯，想禪師有知，亦不自棒，深悔何必當初也！）

天台三觀，乃源三論之融攝。及至天台智者大師，傳南嶽三種止觀，曰漸次，曰不定，曰圓頓。三者皆是大乘，但緣實相，同名止觀。「要知止觀所示之境，即是現前一念識心，爲所觀之境也。摩訶止觀云：一切諸法，以色心二者攝盡無遺」（畧開之即爲五陰，詳開之即爲十八界。處中而開，即爲十二處也）。：止觀示正修下手處先須揀去處（十二處）界（十八界）二科，唯留五陰。於五陰一科，（色受想行識），揀去前四，唯留識陰。於識一陰，更須揀去前五（眼耳鼻舌身）並七（末那）八（阿賴耶）二識，唯留第六意識，爲所觀境，以五別境中，慧心所爲能觀智。是之謂去丈就尺，去尺就寸，去寸就分。可謂伐樹得根，灸病得穴意也」。天台尊宿諦閑大師，於「畧顯性具善惡之義」論止觀之下手工夫，誠有路可通，知津非迷，以此爲入而修正觀，妙慧禪境悠然而生，實非不可之事。且修習止觀，即不大悟，亦得定慧之門，能進深，乃自己之力，與法無干。若頓若漸，亦自家之事，與法無干。又云：

止觀者，復性之聖藥也。用止以息其動，使歸於靜，用觀以破其昏，使歸復於明。聖藥獲效，則不病之病療，而性體恢復矣。……在天台三種大乘思想所拓展之止觀妙法，尤以不定止觀，別無階位，但約前漸後頓，更前更後，互淺互深，或事或理，或息觀爲止，或照止爲觀。如金剛寶，置之日中，無有定有（是名不定止觀）。法惟寂然名止，寂然常照名

觀，自初至後，無二無別。如通若飛騰，是名圓頓止觀。經云般若主照，天台學，即般若學之源緒。天台宗祖師：南嶽祖師慧思，二祖於四十歲（五五八）時，在光州（今河南省潢州縣）發願造「金字摩訶般若波羅密經」，並作「立誓願文」（大正四六、七六六中——七九二中）弟子天臺智顛，也重視般若經、論、及「中論」（般若的觀法），說到般若法門，不但着重：

「一切法無自性空，空故不生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的證悟，更着重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、書寫、供養、爲他演說，是以聞思修爲方便而趣入修證法」（中國禪宗史）。

由於這種寶貴之史實，使人值得欣慰的，就是在漫長闊淡而崎嶇的中國佛教禪宗史頁上，找到一線正確而光明的指引，上可奉承我佛靈山會上的叮嚀囑咐，迦葉承傳，實相無相的般若法脈，龍樹造論而重振般若思源，成爲當時印度最有力之一大系，達摩初祖傳法西來，直指心性源此妙法（在達摩未東來晉廬山慧遠大師法性論，坐禪念佛，也於般若經典之源譯出而先契妙旨而實踐行持），天台承三輪之中觀，般若思想與修持觀照之禪行，可說是瓜熟蒂落，「水滿漁村月滿船」的時候，就在這時候禪宗道信四祖，以時勢因緣，經過江州，「爲江州道信留止廬山大林寺，……又經十年」，而大林寺是三論宗與皇朗的門人智錫所建。「開皇十五年（五九五），又從天臺智顛修習禪法，智錫「守志大林，二十餘年，足不下山」，可知智錫的「修習禪法，特有信力」。因知道信對天台般若之慧觀，淵源必深。由此，使吾人獲得信念，對今後禪法之開敷，自利利人之學行，則捨「般若禪」之管帶，如何有力，如何穩健信心，仍是上挹前人，念佛成佛，念佛淨心入道方便法門：

調息安心

離相淨心

實相妙心

般若融通，無相妙相，真是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」！

（未完）

## 釋洗塵啓事

洗塵自入秋以來，四大失調，二豎為患，時瘥時發，纏綿多月，乃遵醫囑入院療養，致勞各地長老德，檀越居士，紛紛垂念，或遠來省視，或函電存問，或荐醫贈藥，或誦經懺禱雲情厚誼，五內篆感。茲雖漸趨康復，醫囑仍須繼續調養，致未能一一踵謝，深為歉仄。謹此布臆，幸希諒察

釋洗塵 謹啓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六日